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賽花鈴 第二回 劫村落潢池弄兵

當下曹士彬到館，隨後方蘭、方蕙與沈西苓，一齊同至，各自攻書無話。你道，下半載應在方家供膳，為何仍到紅家？只因方公患病，故將酒、米、蔬、餽送到紅生家裏，託暫支持，俟病愈之日即同過去。不料那一年流寇猖獗，湖廣、江西等處地方，俱被殘破，一連奪踞二十餘城。虧得張總制與湖廣總兵莫有功，督兵征剿，稍稍敗退。然風聞開去，各處草寇，聚眾相應。遂有一員賊將，嘯聚涇湖，手下約有三千賊眾，官兵莫敢剿捕。其人姓唐名雲，係山東響馬出身。生得虎頭猿臂，黑臉長髯。會使一把大刀，更精騎射，百發百中，所以眾賊推擁為首，自號黑虎天王。當下紮寨，連接數里。凡蘇松等處，市鎮村落，無不被其剽掠。早驚動了上司官長，邀請提督魯元文進剿。

那魯元文以武進士歷有戰功，升至右府同知，賜一品服，奉敕鎮守吳淞。一日升帳，祇見眾將官紛紛稟報，迎寇唐雲十分猖獗。正在議論間，又值撫院檄文已到，隨帶副總鎮王彪，立時起兵征進。那王彪能使六十三斤一條大鞭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最為魯元文心腹健將。當下領了三千鐵甲軍，星夜殺奔前來。地方少不得派出糧餉，犒賞軍士。延挨數日，打下戰書過去。那黑虎天王聞了這個消息，登時喚過手下四員大將商議，一名三眼夜叉黃俊，一名獨腳虎史文，一名小金剛魯仲，一名撩天手陳達，俱有千斤氣力。黑虎天王把上項事說了一遍，史文便道：“吾主不必憂慮，官兵若到祇須如此如此，管教他片甲不回。”眾人齊道：“史大哥說得有理。”

計議已定，即批發戰書，約定明午出戰。其夜，忽值本處鄉紳，公宴請著魯元文飲酒，全無整備。及聞戰期即在明日，大家倉惶失措，各自整理船隻器械。挨到明晨，湖上並沒動靜，但有幾隻小船，對面時常來往。魯元文不以為意，遂促王彪為前部，招集眾將一直殺過山去。將近山前，祇見蘆花灘裏，泊下許多船隻。魯元文見了，連叫眾將放炮。那賊船上聽得炮聲響處，並沒一個迎敵，擁著兩員頭目東西逃竄去了。王彪乘勢殺上岸來，斬開了寨柵，並不見有甚兵馬，止有糧草金銀堆積如山。眾兵看見，盡去搶擄。檢著好的呈獻主帥，其餘各自分頭搶散。正在擾攘之際，忽然見山後火起，四下喊聲齊舉。須臾狂風驟作，走石飛沙，早有四員賊將從旁殺出，把魯元文大兵，截為數處。那官兵身邊揣著金帛，誰肯戀戰。獨有王彪自恃驍勇，便輪動鋼鞭，向史文就打。史文往後一退，反把王彪圍住核心。此時王彪獨戰五將，並無懼色。殺到申時時分，手下僅存二十餘人，祇得下了一隻小船，向南而走。又被魯仲一箭射中水手，那船便支撐不定。陳達飛棹趕上，用力一槍，搥著了王彪左眼，翻身落水。眾兵不敢撈救，竟死於涇湖之內。正是：

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中亡。

卻說魯元文，見王彪圍困核心，正欲奮勇援救，又遇黃俊伏兵攔住去路，殺得七損八傷，大折一陣。歸點殘兵，剛剩得六百餘人，又沒了王彪一員勇將。魯元文又羞又恨，欲待再戰，缺少兵馬；欲歸吳淞，又恐部撫歸咎，便將百姓大罵，道：“今日之敗，都因地方不行救護。這些奸民，決與湖寇通情。且不要管他黑白，一個個砍了他的性命，纔雪我恨。”即時傳下號令，將近涇一路地方，盡行剿滅。可憐老幼男女，霎時間殺傷了五六百人，俱充作賊人首級，到部撫報功。驚得遠近百姓，也有喪身鋒鏑的，也有逃竄遠去的。兒啼女哭，一時星散。

卻說黑虎天王，勝這一陣皆由史文妖術。及見官兵敗去，越無忌憚，率著眾賊四處打糧。看看擄到紅家莊來，紅芳聽得風聲不好，後知方公病體已愈，急忙打發兒子與曹士彬等前往方家讀書。又將細軟什物收拾停當，僱了般隻，著王氏竟到長興外家避亂，自己住在家裏，探聽消息。正是：

寧為本平犬，莫作離亂人。

紅生到了方家，舉家相見，禮畢。此時素雲年已及笄，生得眉橫柳葉，臉襯桃花，真有傾國傾城之色。又兼方老安人，親教詩詞，頗諳吟詠。當下在房一見紅生，急向後屏躲避。紅生雖不及細看，然亦窺見美艷非常，不覺暗暗欣喜。

看官，你道紅生往來讀書已經數載，為何素雲尚未識面？祇因這頭姻事，方公力欲許生，老安人卻嫌他家事單薄，意猶未決。沉閨禁甚嚴，紅生雖係嬌客，非奉呼喚，不敢擅入中堂。即或暫時進去，自有婢婦先行稟報，然後進見。所以紅生雖欲偷覷，其如閨閣深藏，難圖半面。不料那一日偶然撞見，頓覺芳情牽惹，一時按納不下。

閑話休提。且說玉仙見了方公，備述迎寇焚劫甚是披猖，所以先期避難。方公與老安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可寬心在此讀書，待平靜之後，歸去未遲。”紅生又細細的慰問了一會，自到白雲軒臥內打掃收拾，日與士彬、西苓講誦不輟。正是：

閉戶不聞戎馬事，垂簾惟讀聖賢書。

且說素雲小姐，年當二八，正在動情時候。自那一日窺見玉仙，風流俊雅，不覺春思頓縈，終日不情不緒，針線全拋。一日午睡起來，連呼侍婢凌霄，杳不見至。忽見几上有花箋一幅，遂研墨濡毫，以屏間畫鵲為題，吟詩一絕，道：

誰向生綃寫得微，寒梅終日自相依。

佳人睡起矇矓眼，錯認盤旋欲去飛。

原來素雲房內有婢女三個。一喚紫菊，一喚春蘭，其一即凌霄也。雖均有姿色，惟凌霄尤覺娉婷獨立，至如素雲寵愛，亦惟凌霄最為得意。當日因往後園攀折桂花，所以不在房內侍候。素雲題詩已畢，猶搦管沉吟。忽值方公走進，一眼看見，便問道：“我兒所作何詩？可取來我看。”素雲連忙雙手奉上。方公看畢，欣然笑道：“我兒有此詩才，謝家道韞，不足數矣。祇是詠物之作，須要不即不離，有玲瓏活變之致，方見匠心。吾兒此詩，骨格雖全，風韻猶乏，更宜精細為妙。”素雲道：“孩兒睡起無聊，偶爾成詠，誰料為爹爹所見。幸蒙教誨，望乞和韻一章，使孩兒學為規則。”方公一頭笑，一頭取筆，向箋後寫道：

怪殺良工心思微，雙雙靈羽鎖相依。

自從七夕填河後，長繞南枝不肯飛。

方公題畢，把與素雲看了一遍，便將來放在袖中，竟自踱出外邊去了。素雲喚著凌霄問道：“適纔我再四喚你，祇是不見，你在何處去了這半晌？”凌霄道：“說也好笑，適因小姐熟睡不醒，悄悄的走入園中折取桂花。誰料紅郎望見，笑嘻嘻的走近身邊，深深揖道：‘敢問姐姐，可是凌霄否？聞得小姐最會做詩，奈小生孤館無聊，不獲覲面請教，望乞轉達右，幸將珠玉見賜，以慰飢渴之望。’凌霄便搶白道：‘君乃東床嬌客，袒腹有期，何得倩著婢侍傳言，有失尊重。萬一為沈生並吾家小主人竊見，豈無瓜李之疑。況幸遇妾身，若是一個不曉事的張揚出來，不惟郎君行止有乖，連累小姐面上也不好意思。’為此正欲告稟。小姐，你道紅郎好笑也不好笑。”素雲聽說，俯首不語，既而低聲說道：“你今後沒有要緊，不可再到園中。從來文人輕薄，你若遇見，祇宜回避，不可與他調戲，亦不要將他搶白。我方纔睡起，喚你不應，做下畫鵲一詩。忽被爹爹撞見，把來袖了出去。你可走到外廂，看是如何，便來回復我。”凌霄連聲應諾，遂急急的悄然步至書房門首。

那一日，適值曹士彬不在館內，祇見方公向著袖中摸出花箋，遞與紅、沈二生，道：“我因二位老侄詩才甚妙，今以畫鵲為題，做下拙作二首，幸勿見笑。祈即依韻和之。”又對方蘭、方蕙道：“你兩個也做一首，倘有不明之處，可向沈大兄請政。”二生看畢，連聲稱贊道：“細觀兩什，字字珠璣，一空凡響。自是天上神仙，非復人間粉黛。侄輩襪線菲才，豈敢班門弄斧。”方公道：“二位老侄不必太謙。幸即次和，以成一時之興。”言訖，便自踱了出來。

看官，你道方公為何將此二詩俱稱自己所作，要著二生和韻？祇因方公素慕紅生之才，又聞沈西苓亦名譽藉甚，故借此一題，要他兩下和來，以觀高下。又因素雲，當時親口許了紅生，不料老安人幾番埋怨，意猶未決。為此進退兩難，正欲紅生顯出手段。

倘若和得高妙，果有出人意見，一來與自己增光，二來學著古人，雀屏中選之兆，三來使老安人曉得，紅生學問富足，日後必然顯達，不致反悔姻盟。所以瞞了女兒，竟自拿出外廂索和。

當下紅、沈二生領了方公之命，與方蘭、方蕙各自就席。須臾，紅、沈二生先完，隨后方蘭、方蕙次第成詠。要知和得高下如何？且聽下回解說。